

猶園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爲僧

楊尚書前身爲僧

陳典史前身爲僧

姚御史前身侍者

段民曹夢前生

王一鶚悟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悟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息後身爲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爲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猶園第八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刊

閻頭陀後身爲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爲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爲僧

華進士前身爲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陸氏子兩世吹簫

諸老先生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爲僧

徐光祿兩世輪迴



猶園第八

報緣

王中丞前身爲僧

明吳會士人錢希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討
奧所著有五嶽遊稿先是西川峨眉山老僧性好遊自
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嶽年又駸駸向暮矣乃誓于來生
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縣王氏託
生爲男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遂書屋壁以
記之至期沂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則公年纔十六
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卽公之
甲子也厚遺金帛而還乃知李嵩房瑄蘇軾諸公並是
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爲僧

官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卽太傅襄毅公博世
廟中名臣也先爲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
結契嘗爲府君言民兒墮地卽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
訊僕心惡其妖妄抽牀頭短劍按而叱之民兒卽從乳

猶園第八 報緣

一知不足齋重訂

母懷中作聲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爲相公子求相公遣人往彼發其藏金爲我完成勝事有兩弟子俱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襦襟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日月時其徒二人尚在發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蓋建佛殿煥然鼎新此寺今爲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其寺名矣襄毅公會因北兵之變以大司馬得專征伐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聲大振後銓宰缺官世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爲吏部尚書故公門上勝帖子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會司百萬貔貅命丹書手勅謬叨千百縉紳頭父子生而一品者自公家而外不多見也

陳典史前身爲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繇功曹入選順德廣宗縣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村坊

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陳問曰
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遞遠矣盍畱小寺一宿明晨
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日我當蹇歸
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俟之至是僧見陳君模樣儼
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問其生年月日卽
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亦如舊相識汝學乃同行
者說其事

寺名
西寺

姚御史前身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大

猶園第八 報緣

三知不足齋重訂

雲寺僧房侍者年且老矣常受封公賑施一日封公于
田中觀刈穫忽見此侍者肩其襪從宅中後門直入怪
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中消息云
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生及御史長
而黠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六尚未識字讀
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才公令御史踐更
于縣縣尉怒其狂率杖之歸乃發憤就師傅日夜程書
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悟前
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子新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邸權稅
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于
案踰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住有穿
綠婦人祭其亡夫筵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
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卽段君年命段
君喉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羨給以粟帛時婦年猶
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奸論劾罷官

王一鶚悟前生

猶園第八 報緣

四知不足齋重訂

山東王郡伯一鶚爲真定府太守前身卽真定府人入
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
之日卽公生辰也一嫗出雞皮鶴髮詢之乃是公妻公
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爲暴于鄉鄉人莫不切齒然
頗通宿命一日中惡死記託生城外某家爲豬形體面
目宛然豬也自恨一生爲人無所不恣唯今乃墮于畜
類受此惡形視其身與餘豬共臥糞穢窟室中腫脹臭

穢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是日夜向圈中作耗不啻食其家怒卽縛四足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爲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爲蛇矣時蟠于深榛草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塗又懼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滂沱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便張吻嚙之又私念蛇死可爲人忽見一挑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媿矣從女伴攜筐園中挑菜旣而入室

猶閣第八 報終

五知不足齋重訂

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卽產却見其身已復爲人矣遂爲指揮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爲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脫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絕魂游溪邊犬來相嚙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襦就而隱身不覺魂神冉冉走入其牝戶中樓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

撼之死矣僕走報家昇歸殞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晚婦
還家卽產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卽悟托生在此忽一
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以舌舐其兒遂驚起
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咸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
其父母還將殺之矣父持鋤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
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
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歎息
淚下敘述家事一一無爽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
書勿失兩家因此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

繪園第八 報緣

六知不足齋重訂

凡前生所讀之書猶能一一覆誦及能記憶同袍姓名
常向人誦生前州考試卷吐辭朗朗不訛一字書法亦
與前生相同數歲外卽補諸生仍爲增廣諸君賦詩以
紀其事焉

劉秀才輪廻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窗前算帳忽暴死
死後託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爲女到四歲時其
母抱之懷中女忽作聲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秀才也
方在窗前算帳何遽以死死何以生于君家其母大駭

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與手遺書宛然在窗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其女歸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君劉秀才之後身也張太僕鼎思親見其事爲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樓忽中煤烟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爲任邱縣城隍後享穢婦之

繪圖第八 報緣

七知不足齋叢訂

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接武家述前生事了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姻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承過高唐願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極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聞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承上海矣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卽挈來童及子婦喜姊詣林家士章一見卽呼來童來童泣且拜出袖中鏡子及繡囊與認之云是我買與喜姊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爲喜姐作

嫁時裝檢篋中無失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焉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具知往因記第一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爲縣胥史頗工書算而行多險詖往往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無病而死畱閩羅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極安能免於馬腹乎卽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體推辭不及詈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逡巡之間不覺墮

猶園第八 報緣

八知不足齋重訂

地爲駒矣稍長鬻甚充北地驛傳日奔馳數百里鞭筆交下殊常楚痛一日掣轡逸走迅越灌莽圍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囓數口擠圍人入水復蹂躪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旣受畜生身復犯殺人大罪今番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鳴不食而死死後復有人牽至閩羅王殿下自理擅殺圍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曰斯有何罪繇彼七生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頃敕冥吏曰董某償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爲貴人身居樞貳之職吏遽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

大者王曰此二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嫌也遂以頭戴帽而出託生此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果歷官至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爽矣萬公自通籍已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畱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間可居吾位矣何得言去乎萬荅曰某定命合居二品官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施馬觀鞍之事而不詳其

猶園第八 報緣

九知不足齋重訂

故因詰之萬良久遂敘宿緣斂眉而言曰某昔第二世被配作馬爲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肋痛不可支馬肋下肉俱被磨爛每行一步慘入心骨而此神識還生萬家卽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苦如是故造斯功德以施羣馬非徒然爾尚書歎息久之因徧以話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焉按北夢瑣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

夙緣鬚鬚矣

沈僉臬後身爲林家兒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當熟縣人擢嘉靖庚戌
進士其子椿年卽希言之先姊夫也僉臬有文名工書
翰與吳中臬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爲詩社交晚年結廬
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爲黃金平生費業費
於炭值爲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以貧死死年
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爲縣諸生復好扶乩
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臬死後
因緣仙人筆授云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
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棉家爲男矣後當

繪圖第八 報緣

十知不足齋重訂

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密不外傳希言弱冠
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椿年亦夭

劉季子後身爲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叅政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雋
于澤宮其年萬歷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
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曰此官
姓孫名阿掌人問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拜求問年壽
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
憂不樂秘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

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衣官人告之曰卿
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西南昌懷家爲第三
男兩兄皆諸生卿後却爲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
不免乃輯其麟經課藝梓行于世旬餘遭疾少日而殂
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爲吳都諫壻士順敘之按裴松
年記魏蔣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爲太山伍伯憔悴困
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爲太山令願囑轉我令得樂處
明日推問果得之濟乃見阿其語其事阿亡月餘母復
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爲錄事矣據說如此豈阿至今猶
爲令未改乎

齊園第八 報緣

士知不足齋重訂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鄭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謨
弟名欽試萬歷丁未秋欽試夜夢兩鬼使手把文書來
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僧今中理使我
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也試曰誤矣
此非賤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引至彼家既入
卽出而謂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取也後三日復
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說初無信者往驗誦經恰符鬼

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鬼使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竊窺見其逕入謨帳捉而出矣既覺悸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爲人處方治劑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鬧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卽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閻頭陀後身爲祁氏子

閻頭陀希言以萬歷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歎曰嬰兒走矣

繪圖第八 報緣

三知不足齋叢書

便詣金陵傳遊諸公門各各辭謝云欲上茅山去其日

却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堊三十里上茅山大路也大門樓邊托

鉢適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聲唱

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荅其姑是室女忻

然應曰淨房儘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走還內頭陀

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嫂姑二人並怪之其夕姑忽稱腹

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女并斃其兒見兒

異相不忍斃嫂亦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

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

見者以令器期之書窗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焉真空
道者說按琅玕王公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
爲功德欲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
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
溉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丙
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
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浴已遂
暝跌坐不僵浹旬猶煖氣休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
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

猶園第八 報緣

圭知不足齋重訂

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
驗矣方知托鉢于邴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
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旨乎頭陀事跡散在仙
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箕南甫少年寢瘵甚劇旣絕妻子具衣衾將殮
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卽託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
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臥房在高樓
下牀壁皆黑漆彩畫幃幄鮮燦器案華整銀臺上高燒

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澡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縳縛甚緊枕于牀側時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慟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輩齊來慰藉搖手禁小兒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聲漸微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死後蹶然而生歛如夢醒乃屍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喜便復走醫調治越數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猶園第八 報緣

十四知不足齋重訂

姑蘇明經韓治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爲夫君言兒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瘵沉綿呻吟枕席醫藥不能奏功萬歷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午前攝至郡城隍廟籍籍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案牘事煩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備醪醢楮鏹于家候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亟與之

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奴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爲女身
矣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爲女復作窮秀才妻至
第四世方爲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娩臨蓐我卽往投胎
不可畱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漸縮小如嬰孩狀矣言
訖遂瞑目而逝

豬死爲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
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櫬登途乘跨蹇衛適遇屠
者宰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體小兒倏忽失處不覺大

繪園第八 報緣

五知不足齋重訂

怖從驢背墮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店家整頓鞍轡而
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呱在地尚未浴
也乃知此兒卽所刳之豬託生與驢背所見無別措大
老不解事忽經覩此新異出于耳目之外便成悖病心
緒昏錯臥侍郎衙內兩旬侍郎素以清苦自持雖念寒
綿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儒匆匆告還歲餘始愈
自後固窮沒齒不復作軟紅塵上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閶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爲業人呼

爲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福聞
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縱有罪惡已洗却矣賜壽
一紀仍放還既活便能彊起坐于門其親陳世仁自橫
涇入郡持紙鏹詣門弔之驚而反走卞老呼告其故始
信陳之子文綱言

章燦兩世爲僧

隆慶年間衢州王氏子小名章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
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
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笥中
索而閱之則圓覺古本宛然手跡始知前身卽永明師
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見故居願畱以
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治喪葬畢卽棄家
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爲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襪之中卽能讀番經恍惚記憶
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槭鐫

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固命開之寺僧曰
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見龕中
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無二心怪之舉
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
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
其年政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葬焉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背燈下
關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蹒跚而來持一物至落

猶園第八 報緣

七知不足齋叢訂

凡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爲鬼也晨起有紫
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鑄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
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遇毘陵人沈暹之者
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旣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泣
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攜紫玉簫與俱臥
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
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子無別故失聲長號詰
所生甲子卽與其子死時日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
暹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徵
明年至九十矍矍不衰一日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
擲筆而逝翛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 崑
山張石渠先生寰官銀臺好爲詩書法傲眉山豫章而
壁窠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墨
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逝之日著衣冠于堂命家
人取匹紙一番濡筆蘸墨直寫蓮華二大字寫訖展置
地上熟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

猶園第八 報緣

夫知不足齋重刊

化 揚州宗子相先生臣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
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
三十六 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
子種葢中萑蒲忽覺不豫起坐胡牀少時便卒 山陰
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用科與兩先世父
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獎借直苦人也後官至
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脉
診訖公問曰疾可爲乎曰可爲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
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貪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事

治畢沐浴更衣而終 妻伯徐光祿公履中七十三而卒卒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畢梳櫛著衣冠謂家人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漠少時便逝

名醫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衆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哭聲問其故具言郎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臥內視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脉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爲弟子卽以附子入參煮而飲之飲

猶園第八 報緣

五知不足齋重訂

畢與被覆之令熟寐寐覺乃索糜糜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術更加精焉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體瘍醫請進刀圭云一試卽愈先生不許趣治木適值生辰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 公安袁小選先生宏道才品學

識道業佛理並超妙過人性高曠爲詩文耻于常調時輩以爲不似從人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

寺無病而化咸謂袁公爲尊宿再來也 司寇王長公

先生世貞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彌篤每晨起焚香燕坐持誦金剛般若彌陀諸經胡跪膜拜如此積歲庚寅十一月旣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門于榻前高聲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文木胡牀無故自行若有憑焉衆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禮佛誦經而已至屬續之前三日悉驅姬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衆咸見有綠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條滅方知公善證焉 少師申

繪圖第八 報緣

二子知不足齋重訂

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幸信于主上丙魏之業爛焉一時又致其相事二十餘年而壽至八十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及其廬公不能待而逝矣傷哉先是癸丑十一月長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召醫使診視醫言是血衰痰盛不治將有半身不遂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孝定皇太后哀詔至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繇此殆容顏日漸尪然至六月望後遂不茹葷長君闈卿懋敬跪進湯藥竟不肖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

俟河清耶至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通賦存
問紀恩詩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卽與內眷尊
卑作別初四日命設榻於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闌
入且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
是須陔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
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作別歎然而散
至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乎恐明日
可行也諄諄以忠孝爲囑誠存問到日止頒敕書拜辭
表禮蓋又寢疾五日而物是七月十九夜也先一夕家

繪圖第八

報緣

至知不足齋重訂

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匹尾其後從
空中下突入廳事衆共訶之對曰我迎相公持此馬至
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南濠王秀才一統
在家扶鸞召仙仙至乃盤門周舉人亂昌也曰今日甚
忙爲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曰已爲天曹左掌記矣
時八月改朔蔣秀才鉉在王武庫宅說座中聞者二十
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頂溫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舉
體如冰而捫其頂移時尚溫當證兜率位中無疑果如
乩仙之語則公猶作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爲然也

徐徵君應雷嘗爲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著述不交聲利而陋有恙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水癖遇佳勝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歷壬子冬疾殆先一日凡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夷然賦詩而逝逝時目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幸無過可以暇矣遂暇 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孝廉爲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亦崇佛典生朝是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遷延其郎君遇一術士推算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決

繪園第八 報緣

至知不足齋重刊

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爲妄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著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鶴馭之語聞者知其脫然於去來而驚謂術士爲神算矣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大老先生也過生朝不得蓋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 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卽敕治後事三日乃逝 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概爲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姬垞子置酒

話別呼左右取絳繪一幀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曰我憊甚趣駕臥車來昇還故垵其夜儵然而逝年七十有六王徵君先生穉登病革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奄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插花于首爭來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龍虎山張真人國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叵羅故非佳人請爲驅之于是衣日月雲霞之帔執

繪園第八 報敘

重知不足齋重訂

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虛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畱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稀是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全乎希言適從許墅赴張司農讌歸彊起捉筆疏成一段公案以荅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中舉手珍重神氣恬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晨起櫛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赴文啟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史書之逡巡間歛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徵張其目搖首戒勿呼遂長往

年七十八 先次公府君諱疾革醫視其脉曰太重遂
召希言治後事希言泣然不敢應明日問木具乎又明
日問衣冠具乎則又明日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
盡妄吾一無所見第不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
滅者在耶希言對曰齒髮有盡而休明無盡曰如是爲
吾延沙門禮梁皇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
一二足矣府君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
大士歸中元日持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
二經在篋可畱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爲日時八月十一

繪園第八

報緣

吾知不是齋重訂

日也輪其指曰十四可行然是辛巳不吉其在中秋之
夕乎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微嗅命獻
佛戒勿哭叉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 是諸老先生皆
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繇夙根之利
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到漑其人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娩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
入臥內跡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爲昆明縣中屠
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焉

所生之犢旁睨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匿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修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愆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水甯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爲趙道人牛爭爲汲水置甯中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卽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旣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

猶園第八 報緣

至知不足齋重訂

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爲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敕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爲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攜筐同登高巖採摘蔬菜藥草之屬使僧攜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則曰吾從開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斲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螿之而歸命庖人判碎煮成腐羹徧召諸

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往視之問僧曰此行願富乎貴乎僧曰兼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王府中爲第二兒因舉筆判其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見之前身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騶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語吾兒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

二事並載闕前潘氏間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一私記印章鉗硃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有肉隱起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邸舍出肩痕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猶園第八 釋務

妄知不足齋重訂



